

爱国奉献 顽强拼搏

○柳百成（1955 机械）



1955 年，学生时代的柳百成

对我来说，2015 年是非常值得纪念和庆贺的一年。我从清华毕业，并在清华工作已 60 周年了，连同大学 4 年，我在清华已度过 64 个年头。回忆在清华所经历的漫长岁月，真是记忆犹新，感慨万千。

1951 年我考进清华。从上海乘火车经过了 30 多小时的长途跋涉，才来到首都北京，出前门站时我们竟然看到了骆驼。接着，乘上清华的校车，我们出西直门，经海淀镇，从西校门进入了清华园，当时的情景，今天仍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回顾清华对我的教育和培养，可以概括为五句话 20 个字：爱国奉献、创新思维、顽强拼搏、健康体魄、全面发展。

爱国奉献

我走过的人生道路，正是体现了老校

长南翔同志提出的“又红又专”教育思想。4 年中，我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在浓厚的政治思想氛围下，培养了我们年轻人“爱国奉献”的精神。当时，正值祖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祖国一片欣欣向荣，我们青年学子也意气风发，时刻准备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每逢五四青年节，在北大操场举办的“五四”篝火晚会上，我们热血沸腾，高唱革命歌曲，朗诵革命诗词。每逢周末，班级上有各种进步书籍如《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文学作品的讨论会，潜移默化地培养了我们爱国奉献的情操。我们铸 55 班上的“团小组日记”，更是同学们之间交流思想的重要平台，促进我们的相互鼓励、共同进步。到临近毕业的时候，我们就凝聚成一个共同理想：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大学 4 年最重要的收获，就是把我从一个不太懂事的青年学生，教育成长为一个具有比较坚定的革命信仰，全身心地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给祖国的青年学子。

1979 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有一次在和美国中学生的座谈会上，美国中学生突然问我：“你愿不愿意留在美国？”我毫不犹豫地唱了一首在美国家喻户晓的英文歌《Home, Sweet Home》的最后一句，

“Home! Sweet home! There is no place like home!”歌声一落，全场鼓掌，对我的爱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清华大學第一批赴美訪問學者在華盛頓國會大廈前留影。前排左起：曹小平、崔國文、柳百成、張育曼、李衍達；后排左起：彭吉虎、鄭衍衡、張楚漢、趙南明。

国热情，美国学生也为之钦佩。当时的场景，至今难忘。

创新思维

清华园里，大师聚集。在刘仙洲、王遵明、郑林庆、杜庆华等众多名师的启发式教育下，在浓厚的学术氛围和人文气息下，培养了我“独立思考”的创新思维。大学四年级时，班上就成立了“学生科研小组”，独立开展科研活动，初步学会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名师的熏陶让我们一辈子受益。

赴美国做访问学者时，我看到房东太太年仅8岁的小儿子，已经在玩苹果电脑，我敏感地意识到计算机技术不仅会改变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将会改变人类生活的一切。回国后，我带领我的团队，开辟了“多学科、多尺度铸造及凝固过程建模与仿真”研究新领域，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奋斗，取得了不少创新的学术成果，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了一席之地。

顽强拼搏

清华学风严谨，大礼堂前的“行胜于言”，成为我一辈子的座右铭。每天清晨，同学们在水木清华湖畔背诵外语；入晚，图书馆灯火通明，而又鸦雀无声，大家如饥似渴地学习科学知识。此情此景促进我努力学习、永无止境。1955年毕业时，我获得了优秀毕业生金质奖章，这是清华本科毕业生的最高荣誉。

即使在“文革”中，“四人帮”横行期间，有人误认为“书越念越蠢，越念越反动”，个别老师和同学甚至把书都烧了，要告别书本。但是，我仍然坚信“知识就是力量”。在下放学校铸工车间6年期间，白天从事繁重的劳动，体力透支，晚上则是我的自由天地。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美国铸造学会会刊等英文资料，学习心得的笔记本足有一尺多厚。养兵千日、用在一时，1978年，刚刚改革开放，邓小平号召出国进修，我连过“三关”，通过系、校、

教育部组织的英语考试，被选为第一批赴美访问学者，并担任了领队。从此，翻开了我学术生涯的崭新篇章。

健康体魄

老校长南翔同志十分重视体育，多次号召我们要“为祖国健康工作 50 年”。体育教研组马约翰教授在大礼堂有声有色的报告，更激发出我们体育锻炼的热情。每天下午一小时的体育锻炼始终坚持，同学们奔赴大操场，有短跑、长跑的，有跳高、跳远的。每逢周末，年级间的足、篮、排球赛，眼花缭乱、比比皆是。每逢冬天，在荷塘月色的溜冰场上，少不了我的身影。每年举办的学生运动会及球类比赛，我都是班级里的主力运动员。

健康的体魄，不仅大大提高了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效率，也经受起各种考验。有一年，我带领博士生乘火车赴天津下厂调研，一天的劳累后回到旅馆已是晚上 6 点。8 点 30 分，我通知学生来讨论他的研究课题。博士生很为震惊，说：“我已累得上床休息了，怎么老师还有精力找我们？”

1965 年“四清”期间，我在平谷农村，和农民一样种麦、收割；“文革”期间，



2014 年，柳百成院士在三亚

我步行几十公里，赴远郊开门办学；下放铸工车间时，我和工人打成一片，搬型砂、运生铁、扛铁水，样样都得干。我 70 岁时还去荷塘月色冰场溜冰，现在每天坚持锻炼一小时。

全面发展

全面发展也是南翔同志的重要教育理念。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和各式各样的社团是清华园的优秀文化底蕴和深厚历史传统。当年的清华音乐室是我常去的地方。1996 年，我赴莫斯科访问，花费自己的全部生活零用钱，就只带了一箱柴可夫斯基、贝多芬等世界名家的古典音乐唱片回国。此外，我从小喜欢摄影，但苦无条件。1978 年第一批 52 位赴美访问学者中，竟没有一人有相机。为此，在出国进修期间，用发给我的第一笔生活费，就买了一台相机。从此，我成了一个摄影爱好者，最近几年已经连续出版了《万里行踪》《五洲锦绣》《萍踪掠影》等三部摄影专集，既丰富了生活，也陶冶了情操。

回顾清华园的 60 多年，也不是风平浪静的，清华不是世外桃源，也受到名目繁多的各种“左”的运动的突袭，我和夫人也都未能幸免。1957 年，反右派斗争时，我莫名其妙地被批评为“严重右倾”。1959 年，在“庐山会议”后，上面批彭德怀，清华则转为批判“新富农”。在大礼堂旁的阶梯教室，全系师生员工上百人参加，按照领导的意图，有教师和学生上台，无中生有、声色俱厉地批判我。什么叫“新富农”，就是当时错误地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培养起来的新型知识分子，不听党的话了，要跟党闹对立、闹矛盾。到了“文革”

□ 值年园地

时期，更是变本加厉。岳父是昆虫学专家被迫害至死，夫人成了反革命家属，被发配去江西鲤鱼洲农场及鹰潭劳动，我则被分配在校办工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我们心惊胆战地度过了十年的日日夜夜，经受住了各种困难和考验。我们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为知识分子带来了春天。从此，我们奋发图强、奋勇前进，无后顾之忧而大有作为，迎来了光辉灿烂的美好前景。1999年，我当

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祖国和人民给了我最高的学术荣誉。

至今，按南翔同志的要求，我已超期服役。但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倘能生存仍要奋斗！2011年，为庆贺清华百年盛典，我专门用大楷书写了文天祥的名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表拳拳报国之心，并报母校谆谆教育之恩。今天，我谨以此言迎接2015年清华校庆。

2015年1月1日

梦回故园

○ 范崇仁（1955土木）

明斋前面的那条马路，两旁种着高大的白杨。从春天落地的杨穗，到盛夏浓荫遮日；从秋天飘落的黄叶，到严冬路上的白雪；寒来暑往，岁月更迭，我们在这条路上走过了不知多少次。

我们从二院到诚斋，又从诚斋到善斋，

最后从善斋搬到二楼，四年换了四个地方。起初，每天都是伴随着闻亭的钟声度过的。有一位长者，他每天一手持闹钟，一手拿木锤，届时登上闻亭，看着钟上嘀嘀哒哒的指针，到点后会分秒不差地用木锤敲击这座古老的青铜大钟。钟声洪亮、庄重、悠扬，它穿操场过荒岛，也穿过楼宇，响彻整个校园。钟声催人脚步，钟声也会提示你休息。我们都是按照这钟声的节奏在行动。后来条件改善，改用了电铃。

无论是在科学馆、化学馆或是二教，课堂上只有老师的声音，同学们个个都绷紧了神经，聚精会神睁大眼睛紧盯着老师的板书，竖起了双耳聆听老师的阐述，手中的笔在本子上唰唰地飞奔，三管齐下，猎取知识。我们经常是一、二节课在一个教学楼，三、四节课就换到另一个教学楼，课间的校园马路上，摩肩接踵，人头攒动，你来我往，匆匆忙忙。校方这样安排，也许是让我们在两节课后一定要到户外走走，呼吸新鲜空气，焕发精神和活力。

我们的系主任是学部委员张维教授，



范崇仁夫妇在台湾旅游